

用萨贾德普尔理论解读伊朗核问题

吴 成

(河南师范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 伊朗学者萨贾德普尔把苏联解体视为国际格局的转折点, 把全球化视为转折时期的主要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 国际政治中的传统因素仍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个人、非政府组织等非传统因素进入国际政治舞台, 还有信息技术和通信手段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9·11”事件不但为小国参与国际政治提供了机会, 更凸显了个人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它还使游戏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正确认识这些变化并抓住机会, 伊朗不但可以做到在纵横捭阖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游刃有余, 其国际地位还将得到提高。

关键词: 伊朗; 萨贾德普尔; 核问题; 国际格局; 文明交往

中图分类号: D8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07)06-0080-04

作者简介: 吴成(1963-), 河南中牟人, 河南师范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和中东问题研究。

苏联解体后, 尤其是“9·11”事件以来, 伊朗国际政治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关系理论, 伊朗核问题正是这些学者的理论在伊朗外交实践中的应用。赛义德·穆罕默德·卡泽姆·萨贾德普尔(Seyyed Mohammed Kazem Sajjad-Pour)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曾任伊朗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伊朗国际事务杂志》(The Ir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编, 现任伊朗驻瑞士大使和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副代表。本文以其国际关系理论为例, 看伊朗是怎样借助核问题提高其国际地位的, 以便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当今国际形势。

一、全球化给伊朗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世纪之交, 萨贾德普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阐述全球化国际政治理论。在《全球化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民族安全》一文中, 他从全球化入手, 阐述全球化给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什么是全球化? 在萨贾德普尔看来, 不能在实质上厘清全球化的含义不但会给伊朗的民族安全带来威胁, 还有可能威胁世界或地区安全。如果文化全球化导致文化霸权, 它也会给民族文化认同带来威胁, 从而导致民族裂痕的出现, 并从中产生新的威胁^[1](P586-587)]。

全球化时代的伊朗民族安全仍受最传统的民族安全因素的影响, 或者说受其邻居及外围因素的影响。从这一点上来看, 全球化与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并没有给伊朗的民族安全带来太大变化。在过去数个世纪, 伊朗民族安全最持久的因素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一方面它吸引着不同的地区, 另一方面, 它又不属于与其相邻的任何一个体系。换句话说, 伊朗位于阿拉伯亚洲、突厥世界、中亚、高加索地区和印度半岛的十字路口。除了在文化和宗教上与这些地区有共同之处外, 伊朗在战略上与其邻国没有相似的地方, 与其邻国存在着“战略断裂”(strategic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06JJDGJW009)

收稿日期: 2007-08-01

rupture)。在考虑未来计划或发展趋势时,伊朗要考虑其同时面对着众多国内充满变数以及国际关系复杂的邻国这一现实。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少有的,所以,伊朗的安全计划必须超越两极、多极甚至全球化这样的国际建构。再一个就是伊朗的国际关系不能仅限于双边关系,它与全球环境密不可分。国际发展给民族安全环境带来了持久发展,说伊朗的民族安全环境是世界上安全区域中最国际化的地区之一一点也不为过。在中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正在使伊朗的安全国际化。因此可以说,由邻国组成的紧邻安全区(immediate security)、以外围环节为标志的较远地区(more distant areas)和其他的安全区仍然表明“地理”因素是伊朗民族安全的决定因素,全球化不能改变这一现实。同时,还要看到,伊朗的安全受全球化影响,经济全球化是影响伊朗民族安全的参数。通过新的参与者和新的博弈因素的引入,全球化已给伊朗的安全带来重大变化。

为实现民族安全,伊朗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伊朗邻国的安全模式是不变的。第二,在全球化面前,伊朗周边国家在维护现有秩序与系统上变得更为复杂化。第三,全球化的威胁不仅限于伊朗,还包括全世界的地区和国家。当国家内部的、地区的和国际的安全重叠时,这些威胁将变得更为明显。至于伊朗的民族安全,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全球化如何影响国际安全环境,国际安全环境将如何影响伊朗的民族安全,伊朗如何应对在民族安全问题上的挑战^{[1](P577)}。

全球化也给伊朗带来了机遇:伊朗可进入信息技术领域,成为该领域的玩家;经济全球化和其他国际和地区发展为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参与者创造了特殊环境;随着苏联解体,新的地区国家展示其机会的时代已明显到来;全球化正在成就多边主义,换句话说,包括伊朗在内的国际成员在构建国际新秩序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P587)}。

二、信息技术在建构国际体系中的作用

萨贾德普尔借助“建构主义”解释国际政治的变化。他说:“从建构主义观点出发,国际关系现象离不开‘互动’、‘结构’和‘代理’三要素。要理解国际现象,必需考虑这三个因素。三者的关系是共生的;互动决定代理者行为的范围,后者影响了结构的本质和形态。”^{[2](P223)}萨贾德普尔把世纪之交的国际格局视为正在形成中的新型格局的起点。他说:“国际体系的命运仍然诡秘莫测,它比以前更具有千变万化的特点。国际体系正在变化和形成之中。描

述目前国际体系的唯一方法只能用后冷战这一术语。”^{[2](P228)}

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萨贾德普尔把全球化给“后冷战时代”国际环境带来的新变化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全球层面上出现了更能发挥作用的新的国际参与者(actors),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从而打破了民族国家对国际舞台的绝对垄断。第二,通信领域的革命性变化正在改变着地理结构和地缘政治构成的传统国际环境和人们的交往方式。第三,新的国际环境正在改变着国际博弈,强权(hard power)在权力游戏中已不再占绝对优势,软权力的重要性大大改变着力量平衡的老观念。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变化并不影响国际关系中军事力量的重要性,重视它们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形象塑造(image building)、公共舆论追踪(public opinion tracking)或说服力(persuasion)这些艺术在国内、地区和国际不同层面上已经取得的巨大成效^{[1](P580)}。从上面的变化中,萨贾德普尔得出三个结论:国际关系中的新情况正在出现,改变着国际安全;国际安全舞台的变化导致了新的玩家和新的博弈出现,老玩家的传统作用正在改变;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是旧的国际安全场景的继续,现存的一切不会全部消失^{[1](P581)}。

萨贾德普尔特别强调信息通信技术在国际格局转型中的作用。他把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视为世界格局转型时期呈现出的最大特点。

首先,信息通信技术取得的巨大成就使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世界的整体性。其次,通信使国际体系“变化”的原因及其结果能够非常容易地传达给世人。再次,通信革命正在彻底改变着当今世界的政治游戏规则。他最后得出结论:“过去,它以硬件形式显示其重要性,然而,现在它已变成了先进的‘软件’或‘内容’。所以说,未来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依赖于‘说服力’。”^{[2](P229)}

萨贾德普尔把美国视为伊朗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重要障碍。在他看来,美国既要在意识形态上遏制伊朗,又要建立经济霸权。他说:“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剥夺伊朗取得石油管道的可能性,并阻碍其境内的石油管道运输。美国追随的主要目标是在伊朗与这些国家(中亚和里海国家)发展关系上设置障碍。”^{[3](P23)}他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俄罗斯仍然是美国,尤其是小布什政府对俄政策的核心。”^{[3](P23)}这样,伊朗为自己找到了与美国对峙的朋友。在萨贾德普尔看来,尽管有美国作梗,伊朗仍存在着发展

的可能性。在石油领域,伊朗至少可以通过与中亚国家的联系粉碎美国的企图^{[3](P23)}。萨贾德普尔认为,为了提升伊朗的大国地位,实现伊朗的安全,伊朗可在以下三个领域发挥作用:伊朗的地缘位置和交通优势、能源、文化。伊朗已在以上三个领域做出了努力,但还可以在第二个领域为该地区进一步发展做得更好^{[3](P36)}。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伊朗把石油视为与美国斗争的有效工具。

在萨贾德普尔看来,伊朗也存在着三个缺点:第一对自己宣传不够。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伊朗应加强信息交流,让更多的人认识真实的伊朗。第二是缺乏“平衡关注”。它是指伊朗在关注某一地区时,忽视了其他地区。第三个是缺乏协调。总建议是提高伊朗的综合国力^{[3](P38)}。

三、“9·11”事件给伊朗带来的新机遇

萨贾德普尔认为,“9·11”事件首先是国际关系的分水岭。它改变了国际关系的三要素:参与者、游戏规则和游戏环境。就参与者而言,它的范围扩大,包括了民族国家、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20世纪90年代前参与者主要是前两者,但是“9·11”使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成为参与者。就游戏规则而言,传统的游戏规则划分为朋友和敌人,各方按自己的角色在自己的范围内活动。从“冷战”结束到“9·11”发生之前,在联合国努力下,一系列国际条约的签订使游戏规则变得友好和多边化,但它并没有终止敌视和战争。此外,国际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全球化现象鼓励了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精神。“9·11”发生之后,多边主义与美国的单边主义发生了冲突。至于游戏环境,它仍在变化之中,美国的霸权主义空前高涨。然而,在面对恐怖主义的新环境中,有关伊斯兰和穆斯林文化道德、美国的价值观、东西方之间的差异讨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总之,三种因素的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地缘政治,尤其是欧亚的地缘政治。

作为主要参与者的政府,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比以前更为显著了。面对新的国际环境,特别是2002年1月29日,布什发表“邪恶轴心”国家的讲话后,伊朗一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伊朗目前处于两难境地,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它可以借此出尔反尔,如为推翻塔里班,它主动讨好伊朗,但是,当达到目的后,又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哈塔米的“文明对话”是对美国扩张主义的一种中立态度,小布什的“邪恶轴心”讲话引发了伊美之间新的冲突,表明文明对话的条件尚

不成熟。

至于游戏规则,它也在发生变化,美国的单边主义已引起国际关注,出于军事和安全需要,它要寻找自己的敌人和盟友。在国际社会,美国的单边主义受到了来自欧洲的挑战;尽管支持“9·11”的基地在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但美国仍把伊朗列在名单之首,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反对伊朗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政策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将大大影响美国反恐战争的效果。同时,地缘政治在加强,欧亚正在成为新的世界中心,还有美国在中亚军事基地的存在。所有这些表明,伊朗将再次成为欧亚的中心,而美国对伊朗的边缘化政策正在影响美国的国际地位。

在这种新背景下,萨贾德普尔认为伊朗新外交政策应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伊朗要积极展开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利用其他因素以保证伊朗的安全。第二,伊朗应在充分发挥自己文化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汲取先进的科技成果加强伊朗的国力。第三,伊朗不能挑拨欧美之间的分歧,伊朗地区和全球安全必须建立在使美国认识到伊朗和伊斯兰这一变化上。至于伊朗在谋求自身安全中是否会与美国发生冲突,他认为,“新形势下的战略决策具有大众化、协商化、合作化和媒体化等特点。没有公众的支持,美国政府不可能采取军事行动”^{[4](P85-95)}。

四、伊朗核问题与世界格局转型

把握了萨贾德普尔的国际关系理论后,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伊朗核问题了。

首先,伊朗核问题是伊朗的外交战略选择,旨在落实提高综合国力,跻身政治大国行列,谋求自身安全的策略。伊朗之所以选择“核”为突破口,是由于西方长期宣扬“核威慑”理论,借此更能引起国际关注。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伊朗核问题的演变过程,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点。2002年12月12日,美国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伊朗正在秘密建造的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的商用卫星图像。借此,2003年2月9日,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发表电视讲话,称伊朗在亚兹德发现了大型铀矿,并开始开采,且正在建造两座核设施,将开采出来的铀制造成核电站所需的燃料。同时,伊朗还将安装一系列核设施,以便建立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为核发电计划服务。美国迅速做出反应,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说,伊朗建立完整核燃料循环体系的计划表明,伊朗企图为发展核武器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为了使伊朗核问题进一步升温,2005年10月30

日,哈塔米总统还亲自把 30 多个外国记者带到伊斯法罕的地下核设施参观,这就给世人留下疑问:伊朗搞如此庞大的地下工程干什么?一时间,伊朗引来了世人的目光。内贾德上台后,更是不失时机地把伊朗的核成就公之于世。

其次,实现以实力求和平的愿望。正如萨贾德普尔所说的,在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过程中,2004 年 8 月,伊朗国防部长沙姆哈尼表示,伊朗已在国防领域获得了“有效的威慑力量”,能够与中东地区的敌人进行抗衡。10 月 5 日,伊朗确保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前总统拉夫桑贾尼称,伊朗已经拥有射程达 2000 公里的导弹,而且能够制造出射程更远的导弹。更为重要的是,2006-2007 年度的多次军事演习,使世人认识到了伊朗势力不可忽视,美国和以色列再也不提“用武力解决”和“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了,借核问题,伊朗以实力求和平的愿望部分得到了实现。

再次,借核问题展示和平形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在伊朗社会的剧变中,由于伊朗革命中的过激行为加之西方对伊朗新政权的丑化,很多人不了解真实的伊朗。在解决核问题的过程中,伊朗积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配合,与欧盟谈判,树立“文明对话”的新形象。内贾德上台后,除了在以色列问题上言论过激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赢得世人对伊朗的

好感。特别是对待英国十五名水兵问题,更使人看到了伊朗爱好和平的形象。这些可以视为伊朗在“说服”世人。

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人将会看到,在伊朗的核十字路口,单边主义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共同协商、文明对话基础上去完善核不扩散机制,保卫世界和平,是代表世界发展方向的唯一选择。面对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上多方参与这一现实,人们将会看到,伊朗核问题尘埃落定之日,正是世界新格局初步形成之时。这一新的格局将离不开文明交往,民族国家间要在交往中实现理解,在理解中互相尊重,在尊重中学会用他人之长补己之短,进而实现世界的和谐发展。彭树智在《文明交往论》中谈道:“文明交往所追求的目标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人和自然界的平衡和谐,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是对自身文明的自尊、欣赏和对其他文明和尊重、宽容乃至欣赏,是抱着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胸怀和人类共同美好理想的人性追求,归根结底是对自己文明和异己文明的理性探索和深刻理解。”^{[5](P505)} 费孝通曾说:“美己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5](P45)} 世界和平需要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们共同拥抱和斗争。这一拥抱只能在文明交往的世界新格局中实现,同时世界的和平还要靠世界上和平爱好者用和平的方式进行斗争才能实现。

- [1] Seyed Kazem Sajjadpour.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J]. The Ir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0, (Winter).
- [2] Seyed Kazem Sajjadpour. Palestine's Intifad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From the Cold War to Globalization[J]. The Iran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0, (Summer-fall).
- [3] Seyed Kazem Sajjadpour. Foreign Polic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ward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J]. Discourse, 2001, (Spring).
- [4] Seyed Kazem Sajjadpour. Iran the Challenge of the 11 September[J]. Global Dialogue, 2002, (Spring).
- [5] 彭树智. 文明交往论[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Decoding Iran Nuclear Issue by Sajjadpour's International Theories

WU Cheng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 Iran Scholar Sajjadpour looks the Soviet disintegration as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globalization a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post Cold War period.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the traditional factor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ill exists and produces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personality enter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information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September 11th not only provides the small country an opportunity to ent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ut does the personality a chance. It makes the rules of the game change. Realizing the change and grasping the opportunity can make Iran expand its sp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aise Iran'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Key words: Iran; Sajjadpour; nuclear issu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civilizations exchange

[责任编辑 孙景峰]